



天涯小楼 随笔

大约是一九六三年的初夏，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钱君甸老师呼我去他家要有要事。那时，我们在重庆南路幸福坊比邻而居，隔窗可以交谈。所以我有许多很多的求教机会。

他的书房也是他的卧室，朝南一排窗户，光线很好。东边一张写字台，比普通的办公桌稍大一点而已。后面挂着一副陈曼生的对联，因为是红木镜框玻璃面，很沉，常年挂着。旁边则经常更换，挂得最多的是于右任的对联。于联的旁边，是一个大衣柜。北墙下是一张床，墙上

暮岁呓语

陈茗屋

则经常更换，大多是四条屏的书作。也曾经令吴颐人哥和我写过。我写的那一堂屏，老师死后，其儿媳送给了裘国强兄。西墙边是一个五斗橱，这是上海人的叫法，我不知道究竟叫什么才是正确的名称。橱上挂一个大镜框，张大千的山水人物。糜耕云先生曾借去临摹，说是假的。不过老师并不以为然。房间的当中有一张方桌，四把椅子，招待客人就座。这就是后来被称为“无倦苦斋”的名所。根据老师的遗愿，这些家具都赠给了海宁“钱君甸艺术研究馆”。

那天，方桌旁坐着两位来客。一位清癯的老者，老师介绍说是韩登安先生。韩先生客气地站起来和我握手。旁边一位中年妇女，好像姓王，朝我点了点头，老师说这是西冷印社的。方桌上摊着一本大册页，很有些年头了，贴着许多印蜕。

原来这是社藏的西冷四家印谱，印社方想请钱老师选择其中一部分编辑出版。老师那时比较忙，也可能他对浙派的印风一向不大喜欢，所以推荐了我。

韩登安当即表示好极好，又说实在是对不起，社里拿不出编辑费，只能是尽义务的。如此重任，我当时才二十岁，惶恐之极。老师鼓励说，他当后台老板，放心去做。老师又对韩先生说，没有编辑费，没有问题，你为他刻点图章吧，小青年特别欢喜图章。韩先生一口允诺，说一定一定。

这部册页印谱，虽然无头无尾，连书名也没有，却是绝品。许多经典之作，在其他印谱中破碎残缺，只有在这部印谱中完整完美，推想是初拓本，因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。钱老师告诉我，是西冷印社门市部收得的。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婆婆，用破布包着，想出售，结果以六元钱成交。

那时，我曾上海古籍书店购得旧字典《篆刻字林》，五元；在上海西冷购得印刷品《黟山人黄穆甫先生印存》下册，二元；在朵云轩购得《十钟山房印举》商务印本，二十元。钱老师精心编辑的《豫堂藏印》原拓本，陈列在朵云轩柜台里，标价六十元。

为了编辑剪贴的需要，钱老师要我去中华印刷厂打印几份。厂子在玉佛寺附近，那时乘24路无轨电车可达。这

个所谓的打印，奇妙之极，犹如今天的电脑扫描打印，十分逼真。钱老师要求打印在宣纸上。钱老师，叶瀚渊文和我各保存了一份，并请装订专家汪子豆先生装成线装本，因而也送了他一份。其余的好像都在编辑过程中选择、对比、剪贴而消耗了。

在老师和瀚渊的指导下，这本印谱编成了。一九六五年八月，由西冷印社正式出版。封面是老师设计的，灰色的锦缎作底，非常朴素。签条是潘天寿先生题写的。

早在二年前印谱还在编辑中，钱老师就要我交他八方印石，托人送杭州交韩登安先生。老师说机会难得，多请他刻几方吧。为了表达敬意，求刻的都是佳品，包括一方田黄。很快，一九六五年的夏天，就收到了几方登老前辈的精心之作。余下的，跨过令人难忘的一九六六年，老前辈践约在一九六七年冬天赐下，均为一丝不苟的佳品，令人感动莫名。附图的二方即是老前辈赐刻的。可惜的是，最初赐刻的几方，包括那方可爱的小田黄，在劫难中失去，思之令我心痛不已。

我学刻几十年，至今也仍然在第三世界。但是因为出道较早，幸运得到许多前辈大印家的馈赠。大多仍为我小心呵护着。上苍眷顾，来楚生文、巨来宗文、叶瀚渊文赐刻的三四十方，都完好如初。方去疾老师赐刻过二方姓名印，一方不幸被人顺走了，心痛。钱君甸老师赐刻最多，大约有一百余方，损失也大，现在仅珍护七十多方。做了六只硬嵌的深灰色布盒，平时也不舍得铃用，因此完美如初者。

前年，一位朋友开口商借这批钱老师佳作，我心里其实不愿意，很为难。朋友说，陈老师，反正你终究要卖掉的，借给我打一份吧。好像刀子戳在我心上，痛极。因为是老朋友，虽感不怪，还是借给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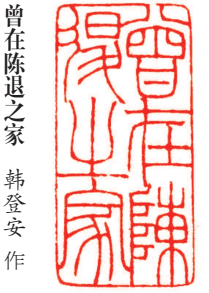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在我有生之年，除非遇到不可抗拒的灾难，我从未有过把自己的姓名印卖了换钱的打算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钱老师把来楚生、邓散木、陈巨来、叶瀚渊、韩登安等老朋友刻给他的印章无奈交出的痛苦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唉，舐犊情深，可怜的老父亲。

诚然，我现在不断把从前收集的字画、古印章交给拍卖公司兑现，一是经济上的需要，因为我不懂经营，惭愧，从来不是有钱人。孩子又小，还在大学求学；二是接手无人，小儿小女对此均无兴趣，一窍不通。况且生活在外国，将来也不可能抽出许多时间回来处理，征得内子的同意，我在上海的日子里，就整理整理，换点阿堵物。

蒙读者朋友的厚爱，容我在“夜光杯”的两个专栏里，写了好几年。奈颈椎痛苦我，想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了。借这个机会，谢谢大家！祝大家平平安安，幸福如意！



漱六草堂



曾在陈退之家

韩登安作

有研究报告称，人的生理节奏在不同的时间段是不一样的，这种不一样会影响人的活力、人的机敏度，换言之，如果掌握生理节奏的门道，在特定的时间做特定的事，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生理节奏有门道

周炳焘

比如说，如果要和同事作一次认真的谈话，以解决一个纠纷，早上9点或许最为合适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这个时间的精力最为充足，思路也最为清晰；

而下午5时的时，人的肌肉力量处于一日的最佳，肺活量也比中午时高出18%，这时最宜体育锻炼，比如打一场网球等。现实是，人们要做的事和最适宜做此事的时间很难做到同步，但是有的放矢地尝试一下是值得的。

如果是做学习研究，什么时候最合适呢？上午10点半到12点这段时间。这是因为人体的温度在清晨醒来以前就开始上升，这个上升一直延续到午后，在上午的晚些时候，人的记忆力、机敏度和注意力都在增强。有人认为，起床后洗个温水澡会启动上述过程。

很快，注意力的集中在中午12点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。许多人在12点到下午4点的工作效力是最差的，有研究认为人用餐以后的机敏程度会大大降低，这些都吻合我们平时在这个时段要睡个午觉的习惯。

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：人在疲乏的时候，其创造力反而会得到提升，2011年有人做过一项研究，428名参与者被要求解答2个系列的问题，一个系列是分析型的，另一个系列则是要有些创新思维的。结果，参与者在一天比较疲劳的时候回答需要创新思维问题的成绩最好。显然，当人感到疲劳时，人的思维会无拘无束地徜徉，探索新型的解决方案。

那么，在网络时代，是不是也有一个“最佳网络沟通”的时间段呢？一位专门研究社交媒体的人采集了多达10亿条电子邮件，分析数据后得出如下结论：早晨“清理”邮箱的效果最佳，6:00am收到的邮件最会被迅速阅读。这位专家认为，电子邮件的特性类似于报纸，人们通常会每天一早就读它。在早上8点到9点发微信给朋友应是最佳时刻，根据对240万微信用户约5亿多条微信的采集，这个时间段发出的微信通常是乐观积极，措辞热情的，很少有表示苦恼、沮丧或者是恐惧感的邮件。

如果希望自己的微信被转发，最好的发送时间是下午3时至6时。这个时候，许多网友都累了，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写自己的邮件，有现成的东西可转发，“网虫”们何乐不为呢？

一天中什么时候吃东西最合适？什么时候进食不会增加体重？这些都是人们极感兴趣的问题。研究人员发现老鼠在限定的时间被允许进食比那些“随便吃”的老鼠体重要轻40%，而且胆固醇、血糖指数都更低。对于人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当然需要更多的研究，说不定某一天，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吃什么，还要关注什么时候吃呢！

刘文典的课堂

江舟

一次，国学大师刘文典讲古文，在上半堂课回顾了上一讲的内容，同学们以为他接下来要讲新课《月赋》，谁知他忽然宣布说：“今天提前下课，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。”到了下个星期三晚上，刘文典安排学生在校园里摆下了一圈座位，把课堂搬到空旷的校园里。当时校园一轮皓月当空，洒下月色银辉，刘文典在月色当中，滔滔不绝大讲《月赋》，他的授课生动形象，见解精辟，让学生沉醉其中，不知往返。

像是如期而来一样。这样，去赴一个咖啡时光之约的人，总归是会把自已打一番的，像约会又不像约会。于是，见面先是，互相评一番：这个新包是你的风格，这个发型更适合你哦……然后就开始东拉西扯的，说没有主题吧，其实什么大小冷热话题都有。看法有一致的，当然也有不同的，但没有也不需要什么曲折论证，也就是各抒己见，都无妨继续闲聊。时间长短呢，全看兴致，假如意犹未尽又到饭点了，要么就地加个餐，要么就近吃点再继续，兴尽而返。几个小时，就这样过去了。

说到底，弹词还是以说表、弹唱为主要表现手段。讲到杨振雄的唱腔，在整个评弹界也是与众不同，自有一功。

杨振雄最早弹唱《描金凤》的时候，唱的是夏（荷生）调；后来新说《长生殿》以后，注重在弹唱时书中人物情绪的表述：通过嗓音的忽高忽低，转腔的时长时短，拖腔的或高或低，特别是唱腔结尾的时候更是余音不断，速度放慢，更显得韵味醇厚。他的唱，更多的是“散板”式的，像唱又似讲，紧弹慢唱是他唱腔的显著特色。加上杨振雄擅唱俞（秀山）调，他的真假嗓的运用、转换无人可及。这就是他傲以立足书坛的流派唱腔：杨（振雄）调。

即以唱篇《剑阁闻铃》来讲，唱的好手不少，但是没有能唱出杨振雄那样的，对人物、对事件、对杨贵妃的理解和感受。因为杨振雄有弹唱《长生殿》的经历，他是第一人称唐明皇这个角色来唱，开口一声“妃子啊”，已经跳进角色了。其中两句唱词“苍苍乎，老天无知觉；茫茫乎，我此身何处存！”是其他几位名家的唱词中没有的，苍凉、内疚、无奈、愤懑，百感交集，将人物的丰富的情感表露无遗。此时唐明皇的悲情，绝非单纯的儿女情长，而是把国破与亡妃的复杂情感联系在一起，唱得听众肝肠寸断、唏嘘不已。

这样的场景、情绪，只有杨调才能真切地表达、才能完美地抒发。

再以《武松·打虎》的唱，先前是散板式的自由节奏，“莫非是劝武二上不得山道”，他在“得”字上三翻四复的拖腔，连下来风声的口技，及至唱到“风声疑是虎啸声”好似转为原声，连唱“步履踉跄上山岭，一天心头千里色，乱树林梢月一轮，夜半鸟啼声聒耳……”

这样的弹唱，是其他弹词名家都没有过的，这是与书情、与人物、与场景紧密交融、混为一体。

但是到了弹唱《西厢记》的时候，杨振雄较多的是用俞调来演唱，他说：“俞调在弹词中，显得比较古典比较雅，《西厢记》不唱俞调，我简直想不出，还有什么其他的调可以唱。”他还用了个比喻：“如果不唱俞调，就好比刻图章的时候没有韵味，哪怕你的刀法再好，也没有韵味。”

《西厢记》中的张珙是洛阳才子，潇洒飘逸，行当是典型的巾生。从“游殿”开始到“长亭送别”为止，张珙是始终贯穿于整部书的人物，动作、语言、唱腔都要根据书中的人物的思想的变化而变化。以“回柬”这回书来说，杨振雄用了8个字来表现张生的思想情绪变化，那就是“大哭大笑，大起大伏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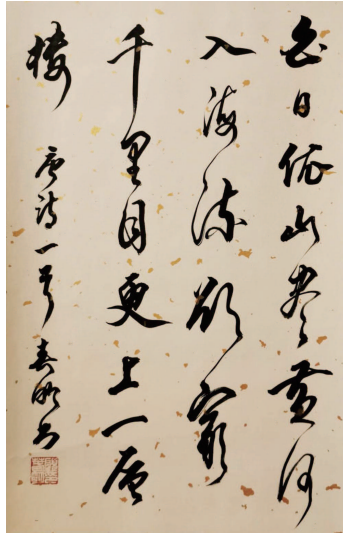
红娘拿着莺莺小姐的信来回复张生，说小姐怪他淫词秽语，要赶他走。张生突生此变，恳求红娘能留下他，还抱一丝希望。此时唱词为：“大哭声中眼泪流，好似钢刀万把刺心头……”俞调的缠绵百转，把张珙的复杂、胸闷、抱怨、绝望的心情，很好地表达了出来。尤其是那声“姐姐呀”，更是叫得荡气回肠，足以让人一掬同情之泪。杨振雄把张珙此时拿着回信，拆开信怕知道小姐回绝他，他说舍不得拆；既然怕小姐赶他，红娘要他把信还给小姐，他又说不舍得还，这种矛盾、迂腐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杨振雄先生融京剧、昆剧艺术于评弹艺术当中，在书坛上体现出来的依然是“书”味十足的评弹，他所有的手段都是为了加强说表、演唱的力量，使书情和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在观众面前呈现出来；而人物的形象活起来了，才能在观众的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。

杜甫有诗曰：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。”（杜甫《赠花卿》）杨振雄先生的弹词艺术，在评弹艺术界卓尔不群、自树一帜。（下）

会这样“浪费”时间的人，既与爱不爱喝咖啡无关，其实也与喝什么无关。有作家在《喝茶》一文里面讲，“茶道的意思，用平凡的话来说，可以称作‘忙里偷闲，苦中作乐’，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，在刹那间体会永久……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，喝茶之后，再去修个人的胜业，无论为名为利，都无可不可，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。”这么看来，咖啡时光，只是那些“勤靡余劳，心有常闲”人的享受了。

明日请看《隐没于静谧的弄堂深处》。



书法

顾春明

真爱喝咖啡。那，到什么程度算是真爱呢？至少应该是，对着一本饮料单，眼睛不上不下左右徘徊犹疑，甚至翻看都不，毫不犹豫脱口而出：咖啡。毫无咖啡真爱问：你不喝咖啡啊？那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。因为这个问题语境往往是这样：在座每人一杯的额度，但其中因某人不要而多出一杯归他的时候。你也许不知道，此刻，说声谢谢是不够的，因为这是一件多么难得的全三其美好事啊：你不喜欢的而正是我真爱的，这已经是两全了；还因为失主，这一杯咖啡孤零零的多么可怜，现在想必它也欣有所归吧。但是这

个假问题一问，倒是出来不少真答案：胃会泛酸；家里喝过一杯了；下午喝了晚上睡不着；不喜欢这个味道……都没有关系，答案是飘过的，因为本来就不是问题，而是关于完美的喜悦表达，就是太好了的意思。

但是咖啡时光，却并不是咖啡真爱们的独家拥有，毕竟，咖啡既然会让人睡不着，当然也就有提神的功能需要的。听说，外国大学的教授们常会约学生喝喝咖啡，目的是多了解学生，教学也更有的放矢。然而，咖啡时光，却往往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功能作用。无非就是，一个人，或在

家里的阳台上小院里，一杯在手，闲一闲，看看花草，发发呆而已。三五刚好，那就找个清静的咖啡馆角落。比如，好朋友约个时间聊聊，想到了

在刹那间体会永久

蓝山

就直接微信了或电话了：哎，好久不见，怎么样啊，有空一起喝个咖啡吗？咖啡时光，是打字手酸了暂停键的摁下，是坐久了换一种姿势的舒展，是结构严密文章的宕开一笔，是紧张忙乎里偷闲放松的需要。所以，明明是突然之约，倒好像

会这样“浪费”时间的人，既与爱不爱喝咖啡无关，其实也与喝什么无关。有作家在《喝茶》一文里面讲，“茶道的意思，用平凡的话来说，可以称作‘忙里偷闲，苦中作乐’，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，在刹那间体会永久……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，喝茶之后，再去修个人的胜业，无论为名为利，都无可不可，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。”这么看来，咖啡时光，只是那些“勤靡余劳，心有常闲”人的享受了。

十日谈

咖啡时光 责编：杨晓晖

